

我們在澄清湖畔

吳夏暉

秋夜裏，澄清湖畔，青年活動中心的廣場上，「四健之夜」展開精彩的節目，我，跟着一羣同營區的會友們，坐在台下的草地上看表演。

節目在進行着，而我却不知怎的，心裏突然煩悶起來，看了看剛剛結識的陳，她坐在我右邊，正聚精會神的聽台上唱歌，那神情很美。我沒有驚動她，獨自兒起身要走。

剛站起來，無意中在她的腳上拌了一下，我低下頭，歉意的對她笑了笑，她低聲問我：

「要走了？」

我惟恐打擾旁人，坐回原位輕輕地告訴她，說：

「我不想看了。」

「節目正精彩哩！」

「我真的不想看了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，非走不可？」

「沒有，祇是心裏不舒服。」

陳默默的望着我，沒有再說什麼，許久，她用手背碰了我一下，我看了看她，她的眼裏射出含意深刻的目光，說：

「好，我們走吧！」

陳和我幾乎同時站起身，她在前，我在後，走出會場，朝水塔方向走去。

二

走在柏油路上，背後的燈光把我們身影拉得好長。我平時在女孩子面前就會臉紅，可是今天却很自在。我和陳的相識雖然是昨天下午，但我們現在的感覺，好像是已經認識多年。打破了黑影中的沉默，她先開口說：

「你很孩子氣。」

我含糊的應了一聲，像是否認又像是承認，我真的有一點孩子氣，雖然我已經不是孩子了。

「還記得嗎？」我邊走邊說。

「記得什麼？」陳搖搖頭，短髮在腦後幌了幌。

「昨天下午，你為什麼笑得那麼厲害？」

「你還不是？」

我沒有正面答覆她，我說：

「可是，我的手指差點叫你敲碎了。」

「你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這時，我們走近燈光下，我停住腳步，伸出繫着綑帶的手指，在她眼前晃了一下：

「妳看。」

「還痛嗎？」

「現在不了。」

昨天下午搭營，我左手握着鈎釘，陳拿木槌敲着，那時，我們彼此還不認識，結果被她敲中了無名指，我禁不住喊了一聲。她連忙為我去裏傷，等到包紮好了，我們彼此對面的相看，不禁大笑起來，誰也不知道笑的什麼。

三

當我們走上荷花池的水泥橋時，那裡有一對愛侶在談話，是女孩子的聲音：

「告訴我，你有別的女朋友嗎？」

我向陳示意，很快的從她們面前走過去，我們無意偷聽人家的情話。那一對顯然是我們的會友，祇是不知道他們是誰。當男的開始回答時，我跟陳已走遠，聽不出他們在低語什麼。

越過水泥橋，拐左彎走一段路，上坡。

「剛才那女孩子問得真有趣！」陳說。

站在階上，我回頭朝水泥橋方向望去，微弱的燈光下，遠遠的兩條站立着身影已靠近在一起。

我漫不經心地應着：「是嗎？」

陳却認真的說：「如果是我，一定不那樣傻。」

「問一句話也算傻？」

陳很自信的語氣：「至少那是多餘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想：那個男孩子會坦白告訴她嗎？假如他真的說過女朋友的話。」

我搖了搖頭：

「這個，我不懂！」

「我想，男孩子的心理你應該懂。」

我苦笑了笑，緘默着。我已經拙於言辭了，能說什麼呢？

四

在山坡上，我們揀了一塊石板坐了下來，放眼望去，「四健之夜」進入高潮，不知道代表那一個單位的「披頭士」在台上高歌，唱着，身邊有六位同伴的，分成三組，每組一對，隨着歌的旋律跳起「阿哥哥」，扭成一團。那位「披頭士」歌手，也擺着落地麥克風邊叫邊跳，不要命似的擺動他的身體，台下一片叫好聲。

「真絕，別扭斷了排骨！」

陳笑了，又是那樣明朗的美聲。我却注意着「4H」的燈，只亮了三個。

山風，打從身邊吹過，頭上的樹葉沙沙響。

「你看水泥橋那邊……」陳指着方向。

舉目望去，一片暗淡，我什麼也看不清楚。

陳自言自語：「男孩子大半都很自私。」

我有意無意地：「當然，我也不例外。」

「我並沒有說你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陳偏過頭來，瞪着看我，然後說：「你好像生氣了？」

我沒有回答。陳又笑了一下：

「你這孩子氣。」

我也跟着她笑了。情不自禁地，我拿起她的小手，輕輕地在手背上拍了一下，我說：「陳，妳真大人氣。」

夜漸深，我却依然清醒，新環境對於一對年青男女的影舞實在太大了。

五

翌日（來此已是第三天），下午一點有「大地遊戲」，全體五百餘名會友分成二隊，分別自相背方向，沿着環湖路徒步行進。

一路暢遊八景，來到九曲橋，河清見底，小魚浮沉其間，自由自在。有位男會友奇說：如果能跳進河裏涼一下，多好？

回到營區，不少女會友喊腿酸，其實，走這樣一段長途，連我也覺得有點累了。

陳可真棒！近三個小時的徒步，她一點也不喊累。我倒了兩杯開水，遞一杯給陳，她說了聲謝謝過去，呷了一口。

「妳真够英雄。」我笑着說。

陳白了我一眼：

「還不是啞巴吃黃蓮——有苦說不出。」

「但願妳不會埋怨。」

「這是精神呀！」兩個人又是一陣傻笑。

集合信號響了。

原來是營火會預習，土風舞以後是連續不斷的歌舞，「四健會會歌」唱出一個春天來——「營火燒着了」——「營火會」「晚會」「驢歌」……

解散時，已近六點，用過晚餐，接着是六點半正式舉行的營火會。我找到了策，她一直沒有說話，我說：

「這是露營最後一晚，妳怎麼不高興了呢？」

「我有很多話要說！」

「解散後再談？」

陳點了一下頭。

六

營火會結束，已是十點；一羣餘興未盡的會友跳舞，接着，竟然跳起探戈、恰恰……真要命！

我在營門前見了陳，她手裏提着兩瓶「黑松」，兩個杯子。

「妳還沒有睡？」我接過她手裏的杯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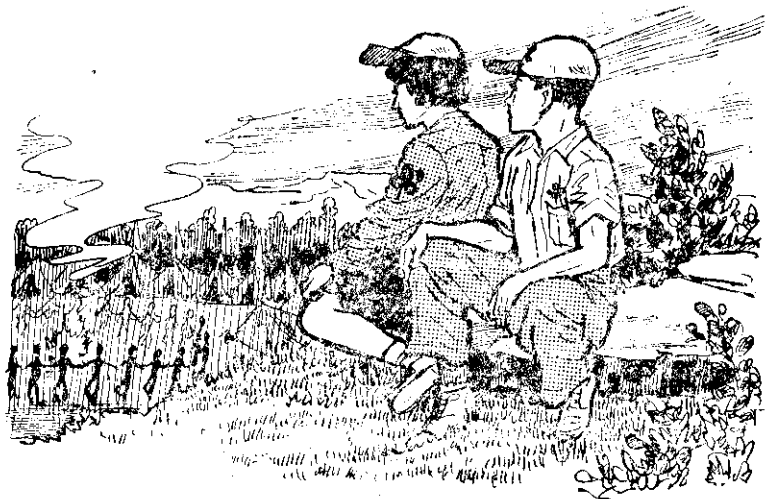
「找個地方坐坐。」

營區原很清靜，陳說有許多話要跟我說，可是，誰也不知道從何說起。三天的相處，雖然不能說十分了解，但，我知道，她有一顆無比純潔的心，像沐浴在河裏的石子那樣純潔。

夜靜靜的，沒有星，沒有月亮，彼此緘默着。我的心境像是颱風將來，起伏的白浪壓着思緒，追逐明天。明天是離別的日子，營火會結束前，一曲驢歌，道破了即將到來的離別之情。

「欣雨！」陳喚着我的名字，這是她第一次這樣喚我。

「嗯？」



。期高入進正夜之健四，去望遠遠

「返鄉以後：——」陳欲言又止，兩顆靈活的眼珠滾動着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我：——」陳祇說了一個字。

我似乎感覺到空氣的壓力，心裏迷亂，想說話也說不出。

夜，還是靜靜的，沒有風沒有聲音。陳，是那麽矜持，樸實，使她成爲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子，我認爲他很靜很美，我有些喜歡她。

不知又過了多少時刻，時候也許不早，我不敢看表，祇怕時間溜走。

陳移動一下身子，提起那瓶沒有打開的汽水，然後站起來，默默不語，獨自往營後走，我跟在她後面。

「陳——」我在她背後喊。

她停步，回首，歪着頭做了一個問號，遠處微弱的燈光，斜照在她的秀麗的臉上，閃動一顆淚光；依稀晨曦下發光的露點。

「妳哭了？」

陳搖着頭，嘴角泛起一絲苦笑。

「明明是在哭了的。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妳不應該瞞着我。」

陳又一次——嘴角泛起一絲苦笑：

「也許該說是瞞着我自己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不是嗎？」

「那麼，我問妳：剛才妳是不是哭了。」

「我是在笑，不是哭。」

「笑？」

「是的，笑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理由很簡單：因爲，我突然發覺自己太傻了。」

「這時候，誰都不應該想的太多。」

「可是——我不是想，而是發覺。」

「那是錯覺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感到好笑。」陳說：「你說，我是不是很傻？」

「不！」

「不？」陳的兩個眼睛張得很大。

「懷疑我對妳撒謊？」

陳低下頭，輕聲說：

「我應該感謝你，這一瓶汽水你帶着。」

說着，陳把瓶子遞給我，我的手沒有伸出來。

「拿着吧！」

「妳……」

「不要再問我爲什麼，你拿着！」陳硬把汽水瓶塞到我手裏，接着說：「明天見！」

我站在林下，陳走了。

七

朝日東升，大會結束，拔營回鄉。

搭聯邦遊覽車，往南市途中，會友們高歌不絕，餘興未盡，而我，帶回的是一顆寂寞的心。

車抵台南市，有幾位會友在南門路下車，餘者統在火車站紛紛提着行李走下車。陳和兩位女會友朝火車站走去，我跟同路會友看着時刻表，正考慮着是否立刻就搭列車走？

正在這時，陳在後面輕輕地叫了我一聲，她問我：

「什麼時候走？」

「下一班普通車，還差半個鐘頭。」我看了看她身旁的兩位女會友，然後回頭問陳：「妳呢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

「那麼，再見了。」

我陪着她們，在候車室裏坐了一回兒，這時，我的心沒法寧靜。

陳對我說，小聲地，幾乎聽不見：

「希望返鄉之後能給我信。」我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陳望了我一下，眼裏充滿了一種迷惑和期待的情意。

× × ×

過了一刻多鐘，當我走向售票口，陳却拉住我，遞給我一張台南到新營的車票。

「妳幾時買好了的？」我見陳一直沒有走開過，車票莫非是早就買好了。

「怎好叫妳破費？」

「別這麼說！」陳含情脉脉地瞟我一眼：

「我們已經是朋友了，不是嗎？」

我接下了車票。列車進站了，旅客紛紛上了車，我依然站在車旁，陳的眼神很哀傷，我們都沒有說話。

時刻已到，列車蠕動，陳催促我：

「上去吧！」

望了陳最後一眼，我向她擺手，跳上車廂。

列車逐漸駛離車站，遠遠的，我依然看見陳揮手的姿態。那玲瓏的身影，逗人的短髮。

——完——